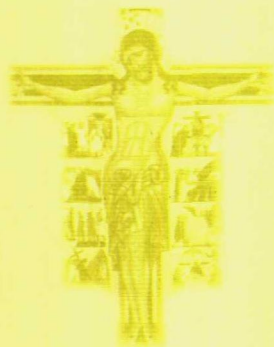


AN UNCOMMON DIALOGUE

与上帝交谈

不同寻常的对话



CONVERSATIONS
WITH GOD

Neale Donald Walsch



尼尔·唐纳德·瓦尔施 / 著 朱银萍 等 / 译

与上帝交谈

不同寻常的对话

第一卷

尼尔·唐纳德·瓦尔施 / 著
朱银萍 / 等译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上帝交谈 / [美] 尼尔·唐纳德·瓦尔施著, 朱银萍等译. -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1998.10

ISBN 7-5057-1495-3

I. 与… II. ①尼… ②朱… III. 哲学 - 普及读物
IV. B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32306号

书名	与上帝交谈
著者	[美] 尼尔·唐纳德·瓦尔施
译者	朱银萍 等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美亿联印务有限公司
规格	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875 印张 166000字
版次	1999年3月第1版
印次	199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	1—20000册
书号	ISBN 7-5057-1495-3 / B·25
定价	18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98-1444

引 言

你将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。你将与上帝谈话。是的，是的。我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可能想（或者你曾经被这样教育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人可以对上帝讲话，但不能与上帝交谈。我的意思是上帝不会有问有答地交谈，对吗？至少不是以常规的、日常的形式交谈。

我过去也是这么想的。后来我遇到了这本书。我是指字面上的意思。这本书不是我写的，它是我遇到的。在你读这本书时，你也将遇到它，因为我们将被引导到我们所要得到的真理中。

如果我对这一切保持沉默的话，我的生活可能更容易一些。但这样它就没有必要遇到我了。不管这本书将给我带来什么不便（比如因为过去没有生活在真理之中，而被叫做亵渎神灵的人，骗子，伪善者，或者更坏的，被叫做圣人），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能停止这一进程了。我也不愿这样做。我曾经有机会从这方面走开，但我没有利用这些机会。我决定，对这里所涉及的事情，坚持我的直觉所告诉我的，而不是这个世界告诉我的。

这些直觉告诉我，这本书不是胡言乱语，不是一个被挫败的精神想象者的劳累过度、或者一个误入歧途的生命寻求辩白的自我论证。我思考过这些事情，每一种事情。所以，当它还是手稿的时候，我把这些材料给一些人阅读。他们被感动了。他们哭了。他们因为书中的快乐和幽默而大笑。他们说，他们的生活改变了。他们如醍醐灌顶。他们被赋予了力量。

许多人说，他们得到了改造。

这个时候，我知道这本书是为每个人写的，必须出版它。因为，对所有那些真正寻求答案和真正关注问题的人，对所有那些用心灵的赤诚、灵魂的渴望、思想的开放开始寻求真理的人，它是一个奇妙的礼物。

这本书涉及了我们曾经问过的大部分问题（如果不是全部的话）：关于生活和爱，目的和功能，人和人的关系，善和恶，罪行和罪恶，原谅和超度，通往天堂和地狱的道路……各种事情。它直接探讨了性、能量、金钱、子女、婚姻、离异、生命工程、健康、从前、以后……每一件事情。它探索了战争和平，了解和不了解，给予和索取，快乐和痛苦。它关注了具体与抽象，可见与不可见，真理和非真理。

你可以说，这本书是“上帝对事物的最新论语”。虽然这么说对有些人可能有些小麻烦，特别是如果他们认为上帝在2000年以前已经不再说话，或者如果上帝继续交流的话，也只是与一些特殊的人交流：神圣的男人、医界的女人，或者一些沉思默想30年，行善20年，或者至少10年来非常正派的人（哪一类都不包括我）。

真理是：上帝与每一个人交谈。好人和坏人。圣徒和恶棍。当然也包括介于其间的我们所有人。比如你。上帝多次来到你的生活中，现在这一次又是其中一次。“当学生准备好的时候，老师将会出现”，这句格言你听到过多少遍了？这本书就是我们的老师。

当我遇到这份材料不久，我知道我是在和上帝谈话。直接地，亲自地，不容辩驳地。并且，上帝是在直接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回答我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我得到回答的方式、语言，上帝知道我能够理解。这本书大部分采用口语化风格，以及偶尔会提到的我从其他来源和我以前的生活体验中收集的材料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现在我知道，我的生活中曾经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从上帝的而来，现在正在把它们拉到一起，对我曾经有的每个问题给予神奇的全面的答复。

在这一路途上的某个地方，我意识到，正在产生一部书，一部将出版的书。事实上，我是在这一对话的后半段（1993年2月），才具体地了解到正在出三卷书，它们是：

1. 第一卷将主要涉及个人问题，聚焦在个人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。

2. 第二卷将涉及更带全球性的问题，这个星球上的地域政治和超自然的生活。以及这个世界正在面临的挑战。

3. 第三卷将涉及最高秩序的宇宙真理，以及灵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。

这本书是这些书的第一卷，完成于1993年2月。为了明白起见，我解释一下，这部对话是我手写的，我把特别重要的词和句子划线或圈起来，好像上帝用低沉的声音说出的，后来排字时排成了划线字。

在反复阅读这本书的慧语真言之后，我现在想说，我对我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难为情，那里充满了许多持续不断的错误和错误行为，一些非常可耻的行为，一些其他人可能认为是伤害人的和不能原谅的行为。虽然我深深感到自责，因为这一点是通过其他人的痛苦得到的，但对我学到的东西，我感到无法言喻的感激，并且由于我生活中的那些人，我发现我仍有很多要学。对我的学习过程的缓慢，我对每个人表示歉疚。但我得到了上帝的鼓励，对我的失败给自己以原谅，不要生活在恐惧和负疚之中，而要一直保持尝试、继续尝试生活在更大的理解之中。

我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所有人的期望。

尼尔·唐纳德·瓦尔施
中心角区，俄勒冈
1994 年圣诞

1

1992年春天，我记得是复活节前后，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。上帝开始与你谈话。通过我。

请让我解释。

那段时间，我的个人生活、职业和感情方面都很不愉快，我觉得我的生活方方面面全都失败了。多年来，我已经习惯于用信写下自己的思想（我从未想过寄给谁），我拿起我那忠实的黄颜色的本子，并开始让我的感觉奔流而出。

这次，我不想给想象中的使我受害的另一个人写，我想我最好直达源头；直接去找造成一切苦难的元凶。我决定给上帝写封信。

这是一封带着怨恨、饱含感情的信，充满了混乱、扭曲和诅咒。还有一大堆愤怒的问题。

为什么我的生活这么不顺利？怎样才能顺利起来？为什么我在人际关系中找不到快乐？富有的生活是不是永远将避开我而去？最后——最该强调的，我究竟做了些什么，使生活成了无休止的苦斗？

使我吃惊的是，当我写完了最后一个痛苦的、无法回答的问题，准备把钢笔放在一边的时候，我的手好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拉住，悬在纸上不动了。突然，钢笔开始自己动起来。我不知道我打算写什么，但一个念头涌上心

头，我决定随它去了。我写下了……

对这些问题，你是真的想要得到答案，还是想发泄一下？

我眨眨眼睛……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回答。我也把它写了下来。

两方面都有。我的确是在发泄，但如果这些问题有答案的话，我下地狱都想听到这些答案！

你对很多事情“下地狱都想”。但“上天堂都想”不是更好吗？

我写道：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
在我弄明白之前，我开始了一次谈话……与其说我是在写，不如说是在做听写。

这次听写一直进行了三年，当时，我不知道要写到哪里。在把问题写出来之前，我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我已经把自己的思想抛在了一边。这些答案出现很快，经常来不及写下来，我觉得我是在拼命追赶。当我思想混乱的时候，或者找不到感觉，我就放下笔，把这一对话抛开，直到再次得到灵感——对不起，这是惟一合适的词——我拿起黄色的本子，重新开始写起来。

我现在写的时候，这些对话还在继续。其中许多对话

在后面这些章节中可以找到……这些对话开始时我自己也不相信，后来觉得只对个人有价值，但现在我理解这些不仅对我有意义。它对你，对看到这份材料的任何人都有意义。因为我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。

希望你尽快进入这一对话，因为真正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我的故事，而是你的。是你自己的生活，把你带到了这里。这本材料涉及的是你的体验。否则的话，你就不会和这本书一起在这里了。

让我们从一个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开始这一对话：上帝怎样讲话，对谁讲？当我问这个问题时，我得到了下面的回答：

我对每个人谈话。在任何时间。问题不是我对谁讲话，而是谁听？

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请上帝展开谈谈这个问题。上帝是这样说的：

首先，我们用“交流”换一下“谈话”这个词。这个词更好、更全面、更准确。当我们想彼此谈话时，你对我，我对你，我们马上就被有限的语言限制住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不仅仅用语言来交流。事实上，我极少这样做。我最多的交流方式是通过感觉。

感觉是灵魂的语言。

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真实的，看看你对它的

感觉如何。

有时感觉很难找到——很多时候感觉更难认识，但隐藏在你最深的感觉中的是你最高的真理。

问题是要得到这些感觉。我将展示给你怎样才能得到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

我告诉上帝我愿意，但我现在更希望的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全面、完整的回答。上帝是这样说的：

我还用思想来交流。思想与感觉不一样，尽管它们可以同时出现。在用思想交流时，我经常用形象和图画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作为交流手段，思考比语言更有效。

除了感觉和思考，我经常把体验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交流手段。

最后，当感觉、思想和体验都不能奏效时，我使用语言。语言是效果最差的交流手段。语言最容易被错误解释，最容易被错误理解。

为什么呢？问题出在语言本身。语言仅仅是语调，是代表感觉、思考和体验的噪音。它们只是符号、印记、标志。它们不是真理。不是真正的事物。

语言可以帮助你理解一些事情。体验可以帮助你认知。但有些事情你不能体验。所以我赋予你其他认知的工具。这些工具叫做感觉。思想也是这样。

这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你对上帝的话给予了过多的重视，但忽略了体验。

事实上，你对体验的价值太不重视了，当你对上帝的体验与你听说的上帝不同的时候，你就自动放弃体验，而相信语言，而你恰恰应选择另一条路。

你对一件事情的体验和感觉，代表了你事实上和直觉上对这件事的了解。语言只能标示知道的事物，并且经常会混淆你所知道的。

这些都是我用来交流的工具，但它们不是方法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感觉、思想、体验、语言都来自于我。

许多语言被一些人以我的名义述说过。许多思想、许多感觉，都不是因为我直接创造而产生的。许多体验是由此而来。

挑战在于有没有辨别力。困难在于如何区分来自上帝的信息与来自其他来源的信息。用下面这个基本法则，辨别是件简单的事情：

你最高的思想，最清楚的语言，最重要的感觉，都来自于我。凡是不及的都是来自其他来源。

这样，进行区分就变得容易了，因为确定最高、最清楚、最重要，即使对一个刚刚上学的学生也不是一件难事。

但我将给你下列指南：

最高的思想总是包含欢乐的思想。最清楚的语言是包含真理的语言。最重要的感觉是你称为

爱的感觉。

快乐，真理，爱。

这三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，一个经常引发另一个。三者的次序怎样排列没有什么关系。

根据这些指南确定哪些信息来自我、哪些来自其他源泉之后，剩下的惟一问题是，是否注意我的信息。

我的大多数信息没有得到注意。有的是因为看起来太好了，以致于不能相信是真的。其他的是因为似乎太难，以致于不能执行。许多是因为被简单地误解了。大多数是因为没有被接收到。

我最有力量的信使是体验，但即使它你都忽视了。你特别容易忽略它。

只要你倾听了自己的体验，你的世界将不是现在这种状态。不倾听自己体验的结果是，你将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这种体验。因为**我的**目的不会被阻挠，**我的**意愿也不会被忽视。你**将**得到这一信息。或迟或早。

虽然如此，我将不会强迫你，我将永远不会强制你。因为我已经赋予你自由意愿——做你选择的事情的能力——我将永远不会从你这里将这一能力拿走。

所以我将千年如一日地向你所在的宇宙的每个角落，继续一次又一次地向你发出同样的信息。我将永无止息地向你发出信息，直到你接收到它们，抓紧它们，并把它们称为你自己的信息。

我的信息将以一百种形式、一千个时刻、在一百万年间到来。如果你真正倾听，你不会错过它。如果你真正听到过，你就不会无视它。这样，我们的交流就实实在在地开始了。过去，你只是对我诉说，向我祈祷，向我请求，向我恳求；现在，我能对你谈话，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这样。

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一交流是来自上帝呢？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不是我自己的想象呢？

这有什么差别？你难道没有看到，我通过你的想象来工作，与其他事情一样容易？我将在任何时刻，利用一个或多个工具，针对特定的目标，带给你准确的思想、语言或感觉。

你将了解到这些语言来自我，因为你自己从没有说得这样清楚。如果你对这些问题已经说得这样清楚，现在你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。

上帝与谁交流呢？有没有特殊的人？有没有特殊的时间？

所有的人都是特殊的，所有的时刻都是金色的。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时刻比其他人或时刻更特殊。许多人选择相信上帝只以特殊的方式与特殊的人交流。这就使大多数人免除了倾听我的信息的责任，更少有人接收到我的信息（这是另一

件事情)，这使得他们接受某个人对各件事的看法。你不必非得倾听**我**，因为你已经断定，其他的人已经从**我**这里听到了对每件事的信息，你可以倾听他们。

通过倾听其他人认为是听**我**说的话，你就一点也不不用再思考了。

这是大多数人不相信自己从**我**这里得到信息的最大的原因。如果你承认你可以直接从我这里接受信息，你得自己负起解释的责任。对你此刻正在接受的信息，与自己寻求解释相比，接受其他人（即使这些人生活在 2000 年前）的解释要安全和容易得多。

但我邀请你参与另一种与上帝的交流方式。一种双向交流。事实上，是你邀请了**我**。现在，我正以这种形式，来回答你的召唤。

为什么一些人，比如基督，比其他人更多地听到你的教诲呢？

因为一些人确实愿意听。他们愿意听到，并且也愿意对交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即使这种交流看起来是可怕的、疯狂的、或是完全错误的。

即使所说的听起来是错的，我们也应该听上帝的吗？

当听起来是错的时候就更应该听。如果你认

为你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是对的，谁还需要与上帝交谈呢？

继续前进，根据你所知道的一切去做。但注意一下时间开始后你一直在做的事情。看一看世界处在什么状态。很清楚，你错过了一些事情。很显然，有些事情你不理解。你真正理解的事情必须对你是对的，因为“对”是你用来代表你同意的事的词语。因此，你所错过的事情，初看起来将是错的。

在这方面，前进的惟一办法是问你自己，“如果我认为‘错误的’事情实际上是‘对的’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？”每个大科学家都知道这一点。当一个科学家所做的工作行不通时，科学家将把所有假设放在一边，重新开始。一切重大发现都来自一种意愿和能力：做看来不正确的事情。这里需要的就是这一点。

直到你不再告诉自己你已经了解上帝，你才能了解上帝。除非你不再想你已经听到了上帝的话，你才能听到上帝的话。

直到你不再向我说你的真理，我才能告诉你我的真理。

但我对上帝的真理是来自你的。

谁这样说的？

别人。

什么别人？

领袖们。大臣们。教士们。牧师们。书籍。天哪，圣经！

这些都不是权威的来源。

它们不是？

不是。

那什么是呢？

去听你的感觉。去听你最高的思想。去听你的体验。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与你的老师告诉你的、或者与你从书上读到的不一样，那就丢掉那些语言。语言是真理最不可靠的传道者。

我有太多话想对你说，有太多的问题想问。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

例如，为什么你不显现自己？如果真的有个上帝，而你就是上帝，为什么你不以一种我们都能理解的方式显现你自己呢？